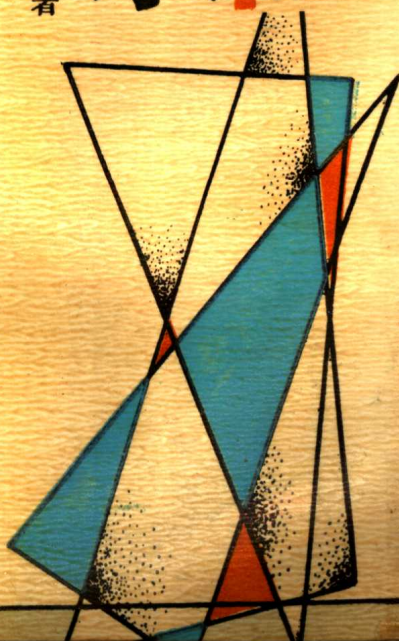


生活启示录

叶延滨 著

SHENG HUO QI SHI LU



生活启示录

SHENG HUO

QI SHI

LU

叶延滨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

生活启示录

叶 延 滨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5.25印张 4插图 100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1,000

ISBN7—80549—064—3/I·49

定价：1.70元

目 录

我算老几？〈自序〉	(1)
-----------	-------

上辑 鼓吹篇

试论猪八戒	(7)
忽然想到两个三十八年	(10)
请勿倒置	(13)
唐僧的紧箍秘咒	(16)
小生产者与墙	(19)
建议出版《文革说文解字》	(22)
十八个萝卜一个坑	(25)
“群众运动”后面的“天王圣明”	(28)
从德发长饺子馆说起	(31)
与千里马论“羁绊学”	(33)
“人才收藏家”	(35)
“观音阁”与“罗汉堂”	(36)
夹起尾巴如何做人？	(38)
嫉妒的“心电图”	(41)
亮红牌黄牌的权利	(43)
听见“九斤老太”在喊“救救孩子”，	(45)

“据说”是个啥东西？	(48)
小儿戏语引出的议论	(50)
包公铡了陈世美后秦香莲还在喊冤	(53)
从交通事故通告牌说开	(56)
“他算老几”的念头之后	(59)
与某伯乐论“相马经”	(62)
猫狗斗	(65)
美十二生肖之诸君	(68)
写给自己的备忘录	(70)
“捧杀”新解与“杀捧”新法	(74)
“斩马谡”与“打黄盖”	(77)
请教马克·吐温先生	(80)
假如我来续《红楼梦》	(83)
“希腊咖啡馆”及其它	(86)

中辑 拾贝篇

它们都说自己是金子	(91)
“摩菲斯特”	(93)
拒绝	(94)
回答	(96)
高洁的雪	(97)
出土文物	(98)
电话亭的浪漫主义	(99)
指头下的糖人儿	(100)
暗河	(101)

可怜的“歌星”	(103)
垃圾	(104)
话说“爱子如兵”	(105)
卖艺者的血	(106)
少女的眼睛	(107)
心	(108)
根	(110)
岸	(111)
“守株待兔”后篇	(113)
建筑师和挖墙脚者	(114)
东施新传	(115)
忏悔	(116)
花语	(118)

下辑 艺文篇

文学的“繁荣”	(121)
“死”的文学与“活”的哲学	(124)
幸亏李向南有个好爸爸	(127)
杂文的锋芒	(130)
披风、礼服及其靴子	(132)
满堂皆白脸	(135)
非驴非马之优劣谈	(138)
老酒的知名度	(141)
困惑之树	(144)
文学保健营养食品大全	(146)

“击鼓传花”	(149)
披甲持枪跨老马	(151)
林黛玉小姐收到聘书	(154)
自画像及其它 (代跋)	(157)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我算老几？

〈自序〉

1

找骂！缘由我又写诗又写杂文，于是有人不屑地：“你算老几？”

相当客气地装入了言外之意：皆因诗人应如天使般纯洁，杂文家应如道学家般严谨；诗人透明似水晶，杂文家城府如壁垒。

而我不伦不类，不清不浊。

有什么办法？要食五谷，就要为衣食住行操心，凡这类事流于笔端就成杂文；吃饱了总要想入非非，天马行空，不浪漫好象坐班房，写诗时的心态就如老百姓的一句俗语：“做梦娶媳妇。”

不算老几！我是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

张开双臂向着天空想飞，双脚却长出根须扎在生活的土地里，这就是我和我的命运。

不客气地说这是时代给我塑的像。

我看：这很不错哩。

2

有人总喜欢这样看我：

掀开我的衣襟，找出我的疮疤，然后拍照放大，挂在墙上并注明这就是叶某人。脸没有了，脖子不见了，四肢省略了，我的尊容就是一块疮疙瘩。妙！

这太挤兑人了！我张开那照片上被删节掉的嘴巴，还没说话——

“看！典型的阿 Q，有了癞疤还怕人说，可悲可悲……”摄影者叹气。

于是，我在这幅为我制作的特写照片下，写下一段“自我鉴定”——

“经医生检查这不是癌。这是细菌感染脓疮，由于体内抗体作用，已经脱疤，不影响今后生活以及生育。”

这就够了。

3

有人真会出题目：“如果你是高加林，你会跟巧珍结婚吗？”

我真恨路遥，恨这位相识十年的老朋友，塑造了个高加林，我真羡慕周里京，他演完高加林，就还是周里京。

如果……不等抽完一支烟，我就很爽快地回

答：“不会与巧珍结婚！”

承受“当代陈士美”的道德谴责是痛苦的，然而明知精神不相通只为道德完善而去组合一个明知永不幸福的婚姻更是痛苦的。

如果巧珍面对面与我“斗争”，这种痛苦会轻一些；如果巧珍嫁一个好丈夫，这种痛苦会逐渐消失。

但路遥偏偏让巧珍匆匆出嫁，这个制造难题的家伙。

不！当代生活给现存道德出了许多难题，不能由高加林一人回答。

在新的道德观完善以前，在旧的道德观消亡以前，每个人的道德完善将是一个蜕变的痛苦过程。

于是有诗，于是有杂文，于是有鲜花与荆棘同存的人生道路。

4

挨骂是难免的，尽管我们反对用棍子发言，但总不能永远心怀余悸，时时把自己打扮成正派奶油小生，把人生当舞台，让人不知你在演戏还是在做人。

也不能把写杂文当作骂人，如果这样，市井中骂大街的泼妇就是第一流的杂文家了。

何况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在眼下是一种“时髦”。

杂文，应当为新道德新观念充当迎亲的吹鼓手；杂文，也应当为旧道德旧观念充当送葬的吹鼓手。——红白喜事，迎来送往。

但迎要迎得真诚，送要送得尽心，这就需要同一种诗人气质。

5

我始终找不到一种“完整的自我价值”——象抹了一层与外界绝缘的釉彩似的洁白光生的瓷人儿那种纯粹的自我。

中华民族文化意识传统与现存民族精神中那种强烈的整体意识使我永远难以超然于世。

诗歌的天真与杂文的忧患，在向人们揭我的老底：这是一个永远看不破红尘的呆子！

——“我算老几？”我也常常这样告诫自己要少写点让人不快的文字，但总象戒不掉烟一样丢不下笔。

上 輯

鼓吹篇

试论猪八戒

偶然打开电视，正播《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一折。剧情可以倒背如流，不知为什么竟看得入神，屏幕上晃动些什么，其实并不重要。看毕我终于相信：一部《红楼梦》，政治家们当百科全书，才子佳人当恋爱指南这一真理了。

二十多年前，我还是个毛头小子。那时《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戏曲片，是反修防修的教科书，自觉在一片“金猴奋起千钧棒”歌声里，炼出了一个“砸”字。凡美好神圣的东西，似乎后面都躲着一个妖怪，于是砸起来也就心安理得。我砸你，你砸我，什么都荡然无存，只剩各种型号的棍子——这时，是悟出了孙悟空的哲学。

十多年前又看“三打”，当作伤痕文学来看，看出白骨精是江某人，痛感自己当了愚氓，天天喊“进行到底”，到底是差点让别个把骨头都砸了——这时，是辨出了唐僧的悲哀。

往事如烟，揖别青春，我与这《三打白骨精》又都健在。此刻心也平静，气也和顺，再三玩味，此番品出另一体会：猪八戒煞是可爱，取经路上少

了他万万不成。看官且三思——

孙悟空有本事，但是一介莽夫，面对白骨精这样的对手，只会挥棒就砸。一砸不行，二次照来；两砸不行，再来再砸，决不改弦更张。这不明摆一个有勇无谋？唐僧念咒，固然讨厌，但他竟然“哐哐”，回花果山去了。

照说猴儿可以回山，猪八戒自然可以挥泪别师父，回高老庄去当女婿。只准野性未改的猴儿称王称霸，不准打入凡尘的八戒怀念老婆炕头，这不公平。猪八戒虽想老婆想得心神不安，终以大局为重，舍了安乐窝，万里迢迢去劝猴儿。说真格的，这精神境界要比孙悟空高，用当今的话叫做：能够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八戒虽然本领不大，但以智补力，有时还大智若愚（难怪四川人形容某些人说：“长个猪相，心里明亮”）。八戒智激猴王，理当羞死唐僧。唐僧自恃会念那么一段咒，屡犯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破坏了安定团结，险误取经大事。猪八戒力不敌孙悟空，又没有观音在上面当后台，教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咒语，但八戒能动之以情，晓以大义，让傲慢的猴王屁股坐不稳；又能激将请将、搭梯下台，请回能人，挽回败局。一番举动，颇象一些电视剧中改革家们扭亏为盈的壮举。

《三打白骨精》这出戏，没有八戒还真玩儿不转。他充当了一个组织战役的指挥角色。

细想起来，八戒的有些毛病，也是可以谅解的。缺点无非三条：贪吃、爱睡、想老婆。要知道，八戒早已不是神仙，天蓬元帅贬下尘世，解甲归田一农夫，只是长得猪头猪脑，吓坏了高老太爷和小姐。对于他这个一身憨劲的庄户人来说，这三条缺点算个啥？！小农意识的最高理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不正是吃好、睡好、老婆好这三条么？

八戒确是可爱，因为他是这支取经队伍中，唯一一个带着浓厚农民意识的修行者，而且竟然走到了西天！

如果猪八戒有个档案袋，我想可以写上如下一句鉴定：“在尖锐复杂的长征途中，经历痛苦的思想斗争，不断地克服了原有的农民意识。”

——猪八戒的可贵之处，愿人人都看见。

1986年3月



忽然想到两个三十八年

近些年常常有多少多少周年纪念之类的活动，或纪念某一著名人物，或纪念某一重大事件，不过都是整数，逢五或逢十。搞得多了，也就不太经心，例行公事一般。

忽然想起此事。想起两个38年，是由电影《直奉大战》引起的，它使我想起中华民国治理大陆38年，今年又是新中国成立38年，两个38年是应该好好做几篇文章的，搞一点两个38年的“比较文学”。

说到这里，有人会笑我：“得，又来那套忆苦思甜。”现在的人好象不信这个，就连我女儿吃饭挑食，我说她两句，她会一撇嘴：“谁不知道你当过知青，现在条件变了嘛！”

其实，问题不在于此。

说实话，我这个快40的人，理当“不惑”，然而对中外历史，我最感困惑的是一部中国现代史。中学读历史，大学学党史，有关中华民国的38年，我只读了半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史，至于另一半——辛亥革命后到蒋介石被赶